



明齋先生集

別集上

書

卷六

~ 16
2376
25



和
2376
卷 26-28

明齋先生遺稿別目錄

卷之一

書

與懷川

二書

三書

四書

五書

與懷川

二書

明齋

三書

答懷川

二書

三書

答朴和叔

答懷川

卷之二

書

與懷川

與懷川

答草廬

答懷川

答懷川

答懷川

答懷川

上草廬

答懷川

答懷川

與懷川

答懷川

答懷川

卷之三

書

擬與懷川

答羅顯道

答朴和叔兼示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朴和叔

擬與懷川

答懷川

答懷川

答朴和叔

與朴和叔

與朴士元

與懷川

與羅顯道

答朴和叔

答朴和叔

答懷川

答朴和叔

卷之四

書

與懷川

答朴士元

答懷川

答朴士元

答趙士威

答趙士威

答朴和叔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答羅顯道

與羅顯道

明齋先生遺稿別目錄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一

書

與懷川

碣銘詩撰後往復

懷川與玄石書曰尹友文字病間可以草稟矣第於尊所撰行狀頗有叟商量處以其大者言之則渠平生不稱官銜自是渠之高處及聞 贈職命下吾謂其家人以為若謂 君命不可違則生死何異生既不稱而死乃強加進退無據矣其家不從而竟以 贈職書旌題主矣今尊又於其狀文亦然未知有其說耶願聞之乙巳季間與吉甫會



於山寺草廬亦至余謂吉甫曰兄於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僂答曰彼僂是黑也陰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僂厲聲答曰豈有以爲黑與陰與小人而不絕之理乎余曰兄從此灑然矣其後草廬謂余曰吉甫外雖嚴正而內實虛恟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吉甫乎兄誤矣及其歿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於驪尹其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雖不敢淡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爲草廬之言可思也遂於其初忌略綴數語微見驪尹取捨之說

矣今見其家所撰年譜直以許尹爲可用而尊所撰狀文亦用其意且聞其柩過城西驪遣其子操文致奠云彼既見絕而猶尚媿嬰於死後者既甚可疑而絕之之家猶不能相謝於顏情之間斯亦不可曉者厥後草廬來言驪尹聞見絕之言大恚曰於江都事此四字既書而更抹之吾先已不屑而黽勉相從矣云云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爲彌縫係合之計耶如此則甚踈矣大槩朋友處人倫之一不可輕離而易合彼驪尹處心行事果是黑與陰而小人則明言絕之不亦善乎既絕之後未見其改過

革面之實而依阿苟且反若與之未嘗相絕者然
又未嘗於與聞絕之之人解說當日輕言之失此
於鄙意皆有不可知者余於其無恙時既不能聞
知而講質又於其孤不能深言每以爲吉甫於此
必有道理而愚滯之見未能窺測惟尊必能有所
洞然於其間者願聞其說焉其他小小處俟後續
稟焉○吉甫書以許尹並稱亦恐其未精也尹也
則自初至終不在於論禮矣許則當初只是禮訟
故當時市南在朝其許可無異於平日及其海疏
發後心不能安自訟於三閔廬次三閔謂之曰尊

意如此則何不上疏自明耶許唯諾而起竟不能
如其言朝議惡其反覆出補外郡然亦不至深非
也及 東宮誕生後乃上 國本未定之疏以爲
恐動 上心之計其時大鄭相以爲此大禍之基
極力折破曰 元子誕生之時即 國本已定之
日由此 上心釋然邪論遂沮是則許尹始異而
末同此不可不知也 癸丑

玄石答懷川書曰所諭魯丈狀藁雖以仁友之勤
屬不克終辭而其於立文處義固有所悖謬者多
矣聞徹几案方切悚惕之私茲蒙鑄教曲賜開釋

從此庶幾得免於大戾益服門下愛人以德之義
不知所以爲謝也其稱 贈職者世采不敏嘗竊
以爲人家狀碑面簽例必具書其人官爵諡號雖
有甚不安於義者既已議定寫旌題主則似不可
直到換狀之日獨自刪去之也此則只從其常例
而已至於某人事一段辭意益嚴讀之令人懔然
增栗蓋世采於陰陽是非之際不能明白去就者
其罪誠有倍筵於他人則請先言鄙人所犯本末
而後及魯丈之意其亦可乎往在己亥大喪初世
采與某入憇闕下一公舍適宋友奎禎所爲先生

替問服制書至某人曰四種之說恐非帝王家所
用愚以爲當服三季於子意何如世采答曰四種
固未必只用於士夫至於帝王家禮制容有所不
同爲三季者似勝矣某人卽草答書更議點竄以
送矣當時對坐從容答問無異平日則豈知其間
隱然藏此傾危之機耶及至翌年夏某人益主其
說次第生出許李書及獻議許多節拍自取狼狽
而世采亦已參考儀禮諸書改主三季之說以爲
吾旣與聞闕下之事彼則不加商證而吾幸熬有
新講恐不可不相告以冀其開悟也遂乃發書幾

至累千萬言其意大抵攻其學術之頗僻舉措之
郎當若不痛悔前失將無以復齒於君子之林而
某人亦謂世采變初見而趨時好不爲明答以斥
之蓋其始也魯丈貽書鄙人必使救拔某人之誤
入未達而世采又敢奉託魯丈必須調劑兩間以
底斯文和平之福則殊與草廬諸見少異矣其所
以然者實爲當時問答固不能先覺其有意而後
來顛沛遂疑其平日自用好勝之病有以激之只
當徐觀其所處而明加去就蓋邪正之辨雖嚴而
輕絕故舊亦非細事也又嘗讀朱夫子論范淳夫

書初雖不免兩徇之私而終亦不失義理之正云
者是或一道故在己庚以前世采之於某人猶以
故諛處之而不無遷改保合之望及至得見其所
爲論禮文字然後不敢爲相通之計近益反復懲
創雖欲自悔其迷昧迂緩之罪而不可得此視諸
公奚翅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者耶是以竊謂
魯丈之意必與世采向來見識大槩相同而想未
及見彼說之末流茲於狀藁姑依本文直敘其事
而意或不至於大過也今因崇教而更思之苟無
明道作用力量雖以叔程子之大賢猶於條例一

段終不敢收載則計此不特爲一時文字之失殆將自速於異日法義之誅矣謹依就舊本略加刪正以呈不識閣下以爲如何愈切媿懼不知所裁其他辭意純繆處亦願早聞而並改之幸有終教也○山寺之說世采今始承教殊不知魯丈當時處義之如何然豈以所謂陰也黑也絕之也者姑以其大槩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復爲保合收用之議耶此恐在先生默諒淡恕以得之要使逝者無媿於復生而不必過爲疑異於心迹之際况以子仁爲有爲而爲之益恐不當出於門下之言

也彼亦平生親舊儼然以弔禮臨之倉卒哀痛不能審義而謝之雖或力量不足而然夫豈遽萌此意於其間哉幸乞淡察

癸丑

懷川答玄石書曰美村狀題頭之諭謹悉凡述者只依本家所定而已然鄙意以爲此苟於執事意有所未安則子仁旣在朋友之列似當與之更商故前書敢稟耳至於某人愚於少時最與之親及見其吹索朱夫子凌駕東方先正之後則漸疑其所存時或相規則不翅冷聽然情義旣淡故荷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其喪禮以來則所論幾於上

變至曰卑主貳宗此不待近日所著防禍源之文而已凜然寒心矣蓋其意如此則吾雖欲苟全舊誼而彼當絕之猶恐不嚴矣以故無事於絕而自絕矣且彼傲然自處於大賢之地位而其徒推尊又不處於顏孟以下則如我之陋劣雖欲與於灑掃之列其可得乎如美村自始至終勤勤懇懇不獨渠之相信又欲儕友之不相疑至於晚年山寺之會始有相絕之語而其後所聞復有所不然者恨未及渠在世時相質以去其所疑故敢有前書之稟蓋謂有一種道理而偏滯之見有未窺窺矣

今蒙刪正美狀之論此則非始慮所到也至於子仁則非敢疑之如來論之意也意謂孝子之心或恐詆訶及於泉壤而不爲己甚之事云爾

癸丑

先人狀譜文字冒昧呈納冀幸面蒙開誨而適值調候未平拯亦臨歸恩恩不及承一言而退殊以爲悶鬱矣昨和友轉示所被別幅讀未及半不覺惶汗之沾背也當初受奠之前此屢蒙責誨而亦不料見疑以心術之用至此之深到此何敢更容一喙然某人恚詆之說未嘗得聞設使聞之所謂依柯苟且之計非唯不敢出亦所不能爲况全未得聞者耶然此

則不肖迷昧之致甘受鉗鎚固無所辭而至於草丈云云則語涉誦侮似不全識先人心事者而今不少加裁擇若直以草丈言為真然者此則誠不勝慨然之至門下書札將流傳後世不止後生輩私相謄錄而已則如此等語恐不止為先人之瑕謫其於門下辭氣亦似暴露使人有以仰窺淺淺恐非細故也大抵此事先人之論假令與門下有少參差不過緩急輕重之間而已若非門下之見為太過則先人之見為不及而已假使先人不能識破其人不過與明道之不識邢恕文定之不識秦檜同歸於百代之評論

而已小異無害於大同異序終至於同歸豈是為大

段事而前後門下之教必欲拈執一二語句以為務

相困殫之地如前日傳胤甫說話之類至于今日而未已昏惑之

見實未能仰曉其何以也已酉遺札實是先人為門

下懇懇之遺意故雖已後時不敢不舉就有未盡合

者謂當諒其平日之心而已今乃又作一話頭布諸

世人之耳目使先人又受嘵嘵頰舌於身後豈不肖

區區不敢自外之意哉情溢辭蹙不自知裁伏想有

以宥察之也甲寅正月一日

二書

歸路歷宿和友寓所先入狀中一款有所刪定和必自己仰復矣若乃譜草則原是草本也所以仰納者只備一覽首末而已倘蒙俯賜訂教則庶得以改正謬誤日夕拱俟者也先人斂退以沒身只與諸函丈論議往復爲見於事爲者故不得不備載其中雖有彼此爭辨不盡相合者不害爲講劄之實迹抑以爲州平元直之勤攻闕失亦未必不有光於孔明故區區妄意不復以爲疑嫌至於言及某人處前後段只敘平日取之之意及夫晚來捨之之由而不敢用意添減雖見識淺短文字踈繆而私心斷斷無有他意

也區區自辨固知尤所不敢而拯於門下何敢蘊情不發以自阻於砭誨耶伏望垂諒譜草亦乞勿煩入眼訂標還擲不勝幸甚在墓下爲栽一書擬於過城之日覓順遞以上矣不得遇優因持以歸故今並付呈前後冒瀆汗懣靡容也

正月二十三日

三書

懷川答書曰前承禱中書縷縷所教無非赤心之發感戢深矣而惶恐亦大矣前書欲報一二而歸

優怙甚身且病未果當俟此哀之歸耳

二月十七日

前日所上二書得徹案下惶仄無已當初呈納諸文

字者非惟不敢自外於門下亦以爲前後同異之論無非門下所已知者其所以取捨而輕重之者謂當默運於權度之中而已實不料提起彼此釁咎之言要質死生心迹之間作爲一大節拍將使悠悠者得以議其後非但先人平日爲門下懇懇之誠阻隔愈甚不肖之昏昧謬錯處於父師之間而未免爲交瘡之歸者將貽笑於一時而得罪於後世中夜思之不知置躬之所以此披露衷私冒觸威尊不覺辭語之失倫內自省循震越無地方蹶躓以俟進退之命矣乃蒙寬容特加誨答且許以棘兄之歸復賜砭教驚

感媿服殆不知所以仰諭也

四書

懷川答書曰正月一日廿三日今月四日十四日惠書次第承拜惟四日書略有仰報惟是元日書非惟皇恐亦不敢率爾奉答故遷延至今其後數書稍有開諭之意則終始闕然亦非愚之所敢安者今請略布一二夫朋友講質最是學者切要工夫故朱子於張呂二先生往復鐫責非但二先生之所未安譙督不置亦於自己所失明言其所以不少隱諱至於呂先生則於其身後亦追論其流

弊不少假借以爲不如是道有所不明也其見於知舊書尺者可見矣此非後人之所當法耶日者某人之奠酌實於鄙意並不能無疑於往居賓主之際故屢有以叩於高明則高明便寢默不言其所以又不肯脫然引伏私心益復悶鬱只增其疑惑然亦嘗觀朱夫子於呂先生不能索言榮公之事則一向稟於高明者亦有所難安故只以質於和叔以爲和叔熟於彼此顛末而亦見其一二於先狀則其所以處此者宜有義意此非唯欲知先丈之義理和叔之筆法實欲以豁此積年蹊茅也

其所問雖淡於此者亦何所嫌耶如果有刻核工訶之意則其所失乃在此而無所害於他矣故當初悉以詢於和叔耳如來教所謂異序同歸誠是好語然此語施於平日往復之時則可矣至於存歿既判之後則其異者自異而非後人之所可同之也故愚於先尊丈在世時每奉稟以爲惟此陰陽黑白之間不可容髮處非敢謂我陽而彼陰我白而彼黑也然白黑陰陽必有所在使我爲陰則我當變而從陽使我爲黑則亦當洗而爲白矣及至東鶴叨陪之日灑然承一定之教故自幸初崎

峴而卒爛漫矣不意其後云爲漸乖所料則此漢
猶滯雖欲不疑得乎至如來諭必執一二語句以
相困滯者實有所不然者當初胤甫銜命而來說
歷拜先尊丈而承教則以爲某實衰貞也其獻議
雖小而甚於善道之大疏也云矣愚謂世無靜庵
寧有衰貞然彼之有殺心則無疑矣幸而主上
仁明不入其說矣不然則吾輩無遺類矣彼寧預
知上心之不疑於吾輩而爲之耶此如射人而
幸不中矣不可以不中而謂無殺心也胤甫曰吾
翁之言正亦如此矣其後得侍先丈而語及則見

謂吾豈直以某爲衰貞哉只以爲衰貞之嚆矢云
矣至其獻議甚於善道則吾果有是說矣愚對以
兄言似相矛盾其言既甚於善道則安知其心不
有甚於善道既有甚於善道則其不爲衰貞者無
幾矣先尊丈猶以心迹之辨爲說矣愚又對以宋
子以王通心迹之分爲不知道矣先尊丈猶不以
爲然矣其後見胤甫而語及當時酬酢說話則胤
甫憮然曰當時所聽長者之說分明如此而今長
者所言如此則何敢強辨也愚於此誠沒奈何而
其後稟質猶不能已者誠欲及時歸一而已豈敢

有一毫困滯之心也且竊觀前後來書之意則似若以己酉遺札之故激而有今日之說者然此則尤有所大不然者矣愚每自以爲無狀之身不見鄙夷於有道之君子屢蒙規戒榮幸極矣雖有過慮之言固當佩服之不暇何敢有激而作爲話頭布諸世人之耳目如來諭之云耶此則由愚忠信誠慤不足取信於高明而然矣媿悔無已也昨見和叔書則其狀本刪改一二段使以來此別本亦依其所改此於愚意亦有所不然者此實定邪正評人物之大段初以一人之言而率然立說又以

一人之言而僂爾改正則安知今日改本又不爲後來之所改耶此當從容商量極其稱停以爲歸宿之地可也故和叔之言姑未承副未知如何二昨者伏承賜書手筆細書滿紙勤懇所以開誨指牖靡所不至感激惶悚不能已已第所謂異序同歸云云者非謂如此也以爲雖有輕重淺深之參差無害於其歸之同云爾栗谷之於松江亦受前後異言之誚豈非以攻人者直截一義而已而救人者則有抑有揚有予有奪之不同故聽之者不得其意故耶無泥於迹而徐察其心云者亦栗谷之論也此與今日

所論雖有不同心迹之云亦不無分別也耶多少所
諭疑迫之意未已急於自解未免妄引前賢非敢以
此爲指擬於彼此也未知終以爲如何狀本刪改誠
涉率爾而妄意以爲此事元非大段因此而爭端或
長則所傷滋多不如沒之之爲愈故和友之商量也
不以爲妨矣今蒙從容講訂之教益用媿服然在拯
何敢更容一喙惟在門下之去取進退之耳其餘語
煩不敢觀縷且當此陽消之日不欲更起無益之辨
以犯先人之所深戒者只俟早晚面承提命而已

五書

懷川答書曰日前鄙書其說雖多不過以爲欲破
疑惑於胷中故不避嫌礙云爾此意如蒙諒察則
彼此都見冰釋矣不然則愚之得罪愈深而入迷
轉甚矣至於陽消之日更起無益之辨之諭此誠
至論然若蒙提諭一祛積年之黑暗則自謂於己
不爲無益也今承救人攻人之教雖不能如飲水
救渴稍有開牖之端則非少幸也三月二十
四日
前日別紙多少謹皆承拜矣如有仰復者病甚無心
力不敢舉起惟下教以爲欲破疑惑於胷中又以爲
一祛積年之黑暗竊未知有何疑惑之可破有何黑

暗之可祛耶前後所論非有相反只是少有過不及之差耳若蒙盡底裏放下則竊以爲此卽冰釋也未知終以爲如何至於攻人救人之論伏蒙有印可之意不勝感幸第若或以救人之語爲有爲彼之意而有此教則有不然者此只是平說事理拯雖不敏豈敢謂栗谷之救金孝元爲是私於孝元而欲救之哉竇恐士類之論議朝廷之舉措有不得其當耳栗谷之意豈是面孝元而背松江者哉但攻人救人之語亦有爭端之嫌則今欲改以攻斥之說講辨之說未知如何書辭往復不足以盡此心曲而祇益罪戾故

不敢更爲冒瀆之計而私心耿耿者又不敢不纒千萬不勝惶悚之至近爲謄寫遺稿偶閱門下所送遺札得此一段實申東鶴之議者敢此寫呈以備覽覽

與懷川

揭錫既成後往復

竊觀此等文字專以總論爲主先人於門下得託以講劇之義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豈非遠於人情耶先人平日論議出處與門下儘有不盡相合者今欲不沒其實則以爲某事某事不相合於幽明情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鵠壤蟲窺闔閭奧等語外而踈

之不但肖奉託不朽之意竟歸落莫抑恐使後世或得以議門下之淺淡則亦豈細事耶竊觀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則據而爲實者有之或後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輩長者之言則藉以爲重者有之今於平生朋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其意而反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而已則朴友之狀足矣更何必徼惠於門下耶區區哀懇欲得門下之一言以垂於永久故前後論議之異同者不敢隱沒一一輸瀉以爲裁擇取捨只在權度之中而其道義相期之義忠信相與之情自然見

於言外於門下亦彰其有諍友之美庶幾處乎父師之間而無憾傳諸一時與百載而無疑矣拯之事先生有季矣豈不俯諒此斷斷耶今此所蒙不可謂得滿於淡望而反或大謬於始料無非不肖無狀孝不篤於吾親誠不積於師門將未免貽笑傍觀得罪公議而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不敢不披瀝心肝以蘄門下之矜察觸突威尊言不暇擇如痛劇者不自覺其聲之疾也伏乞有以恕宥而進退之千萬千萬○又有一懇曾見和友出其先銘二本以爲先生先惠一本而有所稟訂累次往復則又改惠一本云其時

私竊歎仰其無吝於捨舊而爲人之無己也今此文
字總論以下若蒙改定以賜則固幸而儻或蒙右例
更出機軸恐當愈改而愈好矣妄僭及此惶恐無地
懷川答書曰憂撓中得奉來書並兩紙之誨雖不
能仔細尋究大意則可悉矣蓋竊惟念餘人文字
固有怠僭而妄爲題品者矣至於論道學精深重
大者則見識實有所不逮不敢容易立說如李先
生後碑則先輩定論昭如日星故只依樣胡蘆而
己如甌山文碑文則狀出其哀胤不可以爲引重
之資而今茲狀文實朴和叔極力形容有他人道

不到處則如愚不肖何敢攘臂其間有所刪定低
昂哉且愚自視欲然而尊仰和叔實如喬嶽焉故
意謂此漢借和叔之重而不甚見陋於後世也今
來書以爲後學云則其與愚見不翅相左矣且孟
子姑舍顏閔不肯安焉而及稱孔子則反舉宰我
子貢有若之言孟子氣象其視三子如何也况愚
之視和叔如右之所陳則借其重而爲說也不亦
宜乎孟子既舉三子之所稱而其自稱聖人則不
過仕止久速之當其可而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故
今於序文旣以不阿斷之至其銘文論說中庸之

道而曰公志于此當時煞有意思而極費區處矣不料茲者不舒究之至此也且和叔論撰或不無更加點化者而意和叔只如晦翁於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尤不敢動著矣併須垂察也然此非急速論定之事從容商量歸一可也第念晦翁所撰呂先生贊可謂盛矣然浙中諸人猶不能平則其於父兄師友其心可謂無窮矣雖從容商量亦恐終不能平此所以初不敢輕犯僭踰之罪也

五月十八

二書

前書開諭之詳責誨之嚴一一頓首而受之矣竊欲

更籲哀衷而懼於煩瀆不敢輒遂唯苦待病少間暑少退即當趨侍丈席之下以為面承提教之計耳不肖無識亦知溢美之為誣矣豈敢妄懷踰涯之念哉只是先人平生託契於門下必欲以忠信相與道義相期雖門下每以小小論議之不合或加疑外而先人懇懇之誠則可以質諸神明矣有感必有應天理當然而今此下惠文字終始辭意實同泛泛自傷人觀之若都無情義者然此不肖之所以慨然痛恨者也儻蒙於前所稟數條者平心舒究曲加矜諒則幸甚幸甚血祝血祝初擬亦以商量於和友而顛俟改

賜之惠姑不敢以草本示人並乞垂察

三書

前日所稟先人銘文伏蒙回教以爲不可汲汲故至今不敢瀆請且以向來紛紛尤不敢有所冒恩唯俟山陵之前賤疾若或可動則歷拜晚喜寓所以爲畱止旬日從容承誨之計庶幾畢纒衷曲以聽裁處無有遺憾矣今聞執御已返于山中賤疾雖或少間奔哭之前義不敢私有他適則今冬恐未有承教之便遷延歲月不勝懣然不得不更煩以書卒請終惠伏乞垂察蓋當初所引草廬之說似全不諒先人平日

之心而畢竟所賜文字實似泛然全不相知者故私心誠不無慨恨前後書辭誠不無激懟者然豈有他意哉而中間行言無所不有令人震駭殆無措躬之地其尤不近情者竊想亦止於甌臠也今雖未覩縷而豈容以此遽自外於門下耶前日所稟總論一款雖不敢固必而猶望其終賜矜諒一二處更就原本略加籤標以斲財幸儻蒙特賜看詳從容訂正俾得爲定本而還擲之則幸甚

懷川答書曰先銘不欲汲汲歸一者是鄙拙元初意思而今來教之勤不可虛辱故只修籤處以納

而其他則不敢動矣其總論則容俟識見稍進使之更竭其愚則固善矣而必欲決定於今日只如當初來示所改亦可矣頃在畿輔時來見之人無不以此事見詰至於上及師門可知外議之洶洶也然亦豈敢奉疑於左右也○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入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右朱子與

呂子約書也以今事言之則設使愚賤真有貶少尊先德之意爲門人子弟之道亦有此道理況今只以不槩於無窮孝思之故而傍觀者生出無限不好事若使朱子復起則未知以爲如何也幸以朱子此語遍示先先生門下諸人也不敢自外有此僭踰惶悚○日者朴生泰殷來傳乃翁之言以爲某丈於知見一邊似不若修行之篤故於行狀專於知一邊歸重云云鄙意以爲道理未必如此而況此言一出則和叔亦不免多少唇舌矣此雖早晚事然不可無先事之慮故敢此奉聞耳

十月廿六

玄石書曰向來浮議至今未息都下士夫之泛聽者多以尤丈為非而其相從遊之徒往往請問事辭之始末或亦致疑於先庭彼此互爭其流必大此誠斯文之厄也槩聞函丈之意以為平日於先庭道學造詣未敢淡有相信而遽見某甫所為狀文稱道甚至故不得不歸重於彼如許則終難強其所不知而為說云此又難處也又聞語次多引令季及子敬太相謗傷云抑有所失而然耶區區切欲以一書申說此事而往復傳說恐致紛紜若於國葬時追宿半途從容開稟則不無所望若

兄躬訂碣文之行不欲待此又恐有所不及者亦冀商量○前書別幅依教壁呈末段云云無任悚惕蓋泛論東贄略如栗谷之說以為先庭若分知行言亦多行上工夫故狀文不免以此為主而已兒子不勝於長者之貶責其狀意欲以此解之而反成並攻之資可謂拙矣 十月

答懷川 碣銘許改後往復

玄石答懷川書曰玄石朴和叔之狀云云允為人碑表全

用狀文古無其例惟奇高峯李白沙於晦齋碑文如此此則以退溪為宗師故也今事理形勢與彼萬萬不同而乃用此例人見者皆曰尤齋之全用朴某文蓋不欲犯手稱說於尹公事狀也言者

出於此亦難度固不識門下之誠心謙德而用筆寫去若
 於此已意中刪煩而就要損過而趨中亦不害為門
 下之文雖使言者加審思而必不○此和叔心悅
 復生此疑亦乞更加審思而必不○此和叔心悅
 誠服之語云云此段言者亦以人為當反辭相讓之意
 此文亦不盡矣及銘辭在門下何人四句亦然云於
 銘文云云銘文立言制義無容更評向者不言其
 者乃曰上文皆是泛說只公志于此銘明其不然言
 始實事信如此句而已尹公不過有志於此而無
 一毫自得處云其言亦似有理若著一二句
 言其終始用力底意思恐亦得宜未知如何○

大抵子弟後生之尊父師與親朋之評同輩其輕
 重淺深誠有大煞不同者世之為子弟後生者必

欲令作者悉用渠意然後方協其心此非獨不識
 理勢其為計亦誤矣夫以伊川之狀明道何等致
 隆而韓持國誌文率皆平平說去至使不知為道
 德君子如或今人當此境其不奮然而裂棄之者
 幾希然而未聞伊川之不用其文也胡文定之於
 楊龜山以朋友而稱中立先生其尊之也至矣及
 為身後文字乃反無甚稱美至於父子相辨再三
 反復而不置然而未聞楊家之不用其文也然此
 皆平心直說是其是非其非無所阻礙者故人不
 得以間也今門下之文不然一則曰狀德之文茫

然不知所以措辭一則曰此和叔誠悅心服之語而人不以為阿所好者至白其不然則曰吾視和叔如泰山喬岳抑揚反復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難以口舌解之今若略加修潤則如上所論可矣無已而更為改其前規斷以己見者雖如持國文定之於明道龜山無所不可雖平生議論之不合如尹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魯丈之在九原亦必為之莞爾矣此乃平心直說以服人心之大致其與委曲遷就以生無限節拍而終不得其衷者相去遠矣采有此心非不久也蓋以無似

謬當先輩莫重文字馴致儒林之不安紛紛數季罔有底止則采亦何心復欲容喙於其間哉春間得尹友書聞門下已許改碣以雖十往返無害為教茲用敢據愚忱極涉僭妄

懷川書曰碣文纔聞和叔緬訖而歸云比當有所報得其報則即當聞命矣其他商量於和叔者甚多而久未見書令人悶鬱所論此於先論猶未能釋然之云實不勝惶恐朱夫子與東萊言及榮公事而只微發其端而已則其不能盡言豈非入情天理之當然耶以故當時雖承勤教而不能極意

論難者是有所受也然子仁之所以見教者果如水臨萬仞無所屈曲礙滯使聽之者魂醒而心悟無復一毫之障礙耶抑一毫不能如此者則以愚之昏蔽底滯安得如披雲而覩天也郭忠孝自黨禍後絕迹師門而伊川歿後亦不致奠彼人之見絕於先丈門墻自處如忠孝則當時安有奠誄之舉乎以此知鶴寺之先訓或是一時偶然見教而非出於淡商量慮終始之語也以故每以此私語於心以爲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伊川於明道猶有所未安於心者子仁如曰吾先人與其人平

日極厚雖庚子以後終不忍以禍心疑之至於鶴寺之語不過一時偶然酬酢而或欠商量者故己酉奠誄之日吾亦不至斥退云爾則始終表裏明白痛快仰之如日月矣尹和靖胡文定雖有不絕蔡秦之事此何嘗少累於盛德大業也捨此而費力諭人故人不能易曉耳

丙辰六月十四日

下教先人事今者伏蒙開示盛意之詳不勝感幸夫所謂晦翁之於東萊不能盡言榮公事者謂榮公家學直是可戒故不欲對子孫而斥言之耳今先人事則乃先人之心不見暴於門下耳得門下之詳說而

得以辨明到底拯之願也向者之進敢有論說而竊
 覬於辭氣之間似深有開釋之意故私心之所欲言
 者非惟不敢盡而亦以為無事於盡之也不料到今
 更有此教則又不肖不能了了之罪也今不得不悉
 布終始以幸財察前迷後瀆無以容措也夫門下以
 東鶴之語受奠之舉為前後抵牾之一大事故向來
 說話則必以為既絕而復交若以為二其德者草
 言於舍弟曰曾以胡文定為言則先生答之曰今日
 安有既絕復交之胡文定乎○宋君尚敏亦云今日
 教意則又必以為言絕而不絕若以為內外有異者
 以東鶴之語為偶然酬酢云其不諒先人之心而致
 者語雖微婉而意實可見矣

疑則一也請明其不然蓋先人自有此事以後固以
 彼為陰為黑矣固以彼為失身矣固以彼為不可與
 言而止往復矣此即所謂絕之也其後固不復以彼
 為陽為白矣固不復以彼為無失矣固不復與之通
 往復矣如是而尚可謂之復交乎夫所謂絕之者亦
 非一槩也如門下之絕之則絕之十分者也先人之
 絕之則猶有餘地者也不恐以禍心相迫及猶冀其
 惟其有此餘地故彼有弔喪奠酌之情而此亦不得
 以拒之矣然受奠之事不肖實當其責不敢自以為是矣今若以絕之之不
 甚為咎則可也必以此為復交之證而疑其變換前

後則非其情也前日所教胤甫之語亦然先入所言
 自有首尾聽之者容有得其一而遺其一者門下既
 聞先人之言則可知胤甫之錯傳而乃反致疑於先
 人之異辭豈非可慨者乎胤甫之傳語也無乃見門
 端以解之而不及下一端耶是亦未
 可知也胤甫則決無疑先人之理矣先人自少時在
 朋儕間或有以固滯不動為先人氣質之病者而至
 於變換搖漾則萬不相近以此論先人決非知先人
 之心者也雖在父子之間若有一毫近似之事則雖
 欲曲為之諱豈不內媿於心乎此則決知其不然故
 恐門下之於先人終有不相悉者耳然門下之所以

不相悉者亦有所以妄料如左
 未知是否蓋門下之於此事實

憂先人之或不相合故胤甫之傳言也即喜其相合
 東鶴之問答也又喜其歸一而不諒先人之見與門
 下之見終有淺深輕重之不同也既喜其相合又喜
 其歸一意其與門下之見泐然無淺深輕重之分而
 退省其實則有不然者故遽疑其有先後之異又疑
 其有內外之異而不暇致詳於先人之見本來如此
 也今若曰何其意見之本來如此耶何絕其人之輕
 且淺如此耶如此則先人而在亦當受而不辭矣而
 必曰既絕而復交又曰言絕而不絕必欲迫入於可

疑之境此不肖之所以不能心服者也下教所謂人

每事盡善伊川於明道猶有所未安云者誠是非至論

而所以牖攜者亦至矣然使極心知先人之非而強

知亦必歸於外則先人有言盡於此至此而猶以為有

障礙而不能悟則此後不敢復容喙而無望於俯察

矣至於銘文則當初非敢懷溢美之意也若有此意

則神明其極之矣大抵其義重者其情淡故生而有

詳勉懇到之語没而有悼惜傷痛之辭者非外假而

勉為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唯先人

而已先人恒言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其於門

無一毫物我之私可以質諸鬼神矣雖父子之間若

有一毫可疑則極亦不敢質言矣草廬嘗以門下之

言於先人曰某友於吾輩事不見其是只見其非

先人笑曰見其是者則從之不必有讚譽之事見其

非者則質之不能無攻砭之言然則必面相讚譽而

後謂之見其是乎草廬以先人為強辭先人與門下

論議有不合處輒顧語不肖曰義理無形無乃尤翁

所見為是而吾輩自不知耶未嘗不欲黜己見而從

之實無一毫苟同耳世之人無不知之今若如孔明

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朱子與魏

倉歛散之法不相合而及作社倉記則具載其則不

論而不沒元履之善其正大公平豈非可法耶則不

但有光於先人亦豈不為盛德之輝耶而乃無一句

此等說話而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當初不敢議於

同志而直請更加商量者初欲泯其迹不使聞於他

人而悠悠之說已騰於吾黨矣此則事已過矣無復

可及而區區心曲之曾未能盡吐者故敢復因此而畢之未知終以為如何今者改定以惠之教實出望外第昨者一士友來過為言若須和叔之稟訂則亦與前用和叔之總論一般恐不如自門下自加筆削之為得且或門下之更出機軸則尤好云此實搔心而未能強請者也即見和叔所籤止此豈亦或有此意思耶今日若蒙於右一段事洞然開釋而銘文一篇文字手自更定得以垂諸後世而無可議者則向來紛紜之浮囂自可冰釋無餘而拯之不誠不孝不敏不幸處於父師之間而致有多少口舌之罪庶得

以賴門下之賜而贖其萬一此拯日夜之所祝望者也情勢迫感不覺進越伏乞特加恕宥而矜諒焉

春

丙辰

二書

懷川答書曰別紙屢日尋繹謹悉提諭之勤前書奉稟實以為心中所疑一毫未祛而強為然諾則實有自欺之端而於待人之道亦不誠實故敢盡其說以為求教祛疑之地而已非敢自以為是也今來教之勤悉既如此故復敢更竭其餘蘊以求警誨也當初面諭之日以餘地為言此正符老拙

之見矣自幸鄙見之不妄而亦不敢因此索言以爲歸一之地者誠以爲鄙性狷急或有激觸以犯無禮不敬之罪則終身悔恨不安者實非他事之比故優沮止而不敢矣蓋絕者絕也既曰絕之則雖有緩急遲速之意而無復餘地矣今夫引繩而絕之雖大體皆絕而如有一毫半絲之尚存則不可謂已絕也茲承不可與言而止其往復之諭如此則是真無餘之絕也前此妄相忖度之罪不可逃矣而奠酌之受左右引以自責則亦見樂聞過能自屈之勇矣感歎何極鄙疑之解正在此兩款矣然鄙意前

見之妄亦有其說焉蓋東鶴歸後伏見所下書札

則以爲所謂陰與黑者非指其全體而言也蓋指

庚子一事而言也文字不必然而大意如此也夫以一事之失

而棄絕故舊似非先尊丈盛德之所安故此處幸

以教復有一事疑蔽於此者自有禍孽以來凡係

貴家宗族其名位與前無異而或加焉故又妄以

朱子論群或而歸之於乃祖一宗議論之云者

芥於胸中矣來教不可與言而止往復云云如此

則亦責有所歸耶此等處意以爲猶有餘地矣既

有餘地則猶有所不絕者存焉故每以爲當時所

謂絕之者或出於一時偶然激觸之發也其所謂

胡文定云云蓋因兩人舉似而發以明其與文定

不同而已也非敢以爲既絕而復交之也且高明
以我敢以爲言絕而不絕實非鄙心之所存也實
以爲當時之語實發於一時偶然而其後所教之
書是乃真心之所存云爾然茲者既承明教前日
錯料皆可置之而因自以爲後事之戒耳銘文謹
悉朴友所籤但朴友之意猶有所未相悉者當與
往復後更竭駑力奉以稟知曾在石室承教則以
爲崔東臯嘗自言碑碣既成之後其子孫來請改
定則不得已改之而深悔學此文字不得使吾文
自在也此殊不然吾則不難於改之又改矣此可

見心量廣狹之不同矣豈非後學之可法者耶九月
前書冒瀆久未蒙誨答迨懷悚仄伏蒙開釋無餘所
以垂誨者至於縷縷今而後庶幾無復障礙而免向
門下更事分踈也耶莊誦累日殆不能自己也第其
下文似當有仰復者而此則在門下之心數之耳誠
不敢更費辭說非姑務息爭端而已未知下諒否三月

三書

懷川答書曰碣文姑依和叔所籤已訂報於渠矣
今以錄呈因僂財教之幸甚○第五籤論者忖度
之說固不足說然不敢信己而信人之說自是義

理之當然且又安知此漢之尊慕執事不及於高
峯之退陶也昔季嘗著白休庵文字全用文簡先
生語而銘之末句曰坡翁是述未知文簡先生復
起則亦將如何教之而其子孫及他人之觀之者
未曾有疑訝者今日則不然豈執事過爲謙德而
以爲他人則不得與於此耶且以文法言之柳子
厚述其母夫人銘全借其舅之說歐陽公瀧岡阡
表全記母夫人語至於朱夫子則於范文叔母銘
全用盧蹈之狀石室先生述鄙家先世雙清堂墓
表亦以按狀曰起頭古今文體如此者何限而獨

於此議論之此多者實未曉其故然來示如此故
不敢不改弱固不可以敵強亦理勢然也好笑好
笑○末蠶所引明道誌文誠然矣至於龜山之銘
則其稱道甚重若以朱夫子所疵病龜山者觀之
則恐文定稱之已過矣况五峯所與文定問答者
特未諳其命意之所自而問之耳非以其文爲不
足也至於泰山喬嶽一段蓋有說焉記昔此漢嘗
以嶺土之請冒換南冥文字也敢用聖人百世師
之文若此一句只見於孟子之書則何敢如此引
用惟朱夫子用之於高彥先祠記故雖用之於南

冥而無所嫌矣今山嶽之說執事既用之於用處
愚之禱借而用之未見其為大罪也凡此所言非
敢自以為是只欲奉質於高明以開其愚迷勿惜
訂誨千萬之幸也

右二款懷川○丁巳元
報玄石書語○月八日

下惠先碣改本謹悉教意第所諭弱不敵強等語又
於前教所稱誠實之訓終若有不相似者然未知如
何改本一段俟拯財處云者不勝悚仄先人之於慎
齋先生實有師生之義彼之所籤疑只論文字之長
短耳豈意拯之預聞而疑有他意於其間耶千萬無
是理矣伏乞諒察

丁巳二月
十八日

答朴和叔

玄石答懷川書曰魯文碣文所蒙修改者並皆精
當無容更稟益見先生俯採愚陋之盛德不勝感
幸惟其因用狀文大體有非區區本意之所在茲
敢畢其說焉竊觀高篇末梢歸宿全以鄙說為主
文勢義趣又似打成一片則恐門下遂以大段變
動為難故中間不免姑有隱括裁斷之請矣然其
上文總敘處既以計必量改微舉其端下段極論
處繼有無己以下許多辭說蓋不敢唐突期必以
速不恭之咎而儻冀門下之有所默諒而淡釋也

今承改本只動首尾數語雖其言約指遠所補者甚巨足以塞議者紛紛之口而於采本意則所謂隳括裁斷者猶不得其始懇其於改前規斷已見之云不翹落莫矣然此既經函丈商量裁教必有主宰權衡於其間非世采小腹所能測者今難再遂第其總敘中一段自固非人人之所可措辭揆以鄙慮恐不可不更加點竄誠以語意涉於過謙人亦輒目以退託非情故也然若及不能盡改只益復茫當斟酌未抑有一事初稟碣疑時並送所改狀本知如何於尹友使獲替備崇覽矣今皆並存舊文似非所

宜亦乞留意至於金石體法尤荷垂牖但今議者之言正以門下之於魯丈有平生親厚講論之故非如晦庵之於范夫人王迪功徒能傳聞依倣已也如何如何山嶽云云曾見於退陶行錄以為或可引用而無害追惟此語一稱於孟子再稱於伊川晦庵尤非等閑稱停故已在改例又不料門下不屑之誨乃果如是也一悚一呵所示復蓬山書極感不措之意第自我傳上有不安於心者蓋昨歲之許改定也非因拯請直自函丈提起以為若以引用狀文為未安則當為改之又極言

明齋遺稿 別卷二
當初病憂中草定樣子非真定本也往復訂議十反無傷所以面命者不翅丁寧而其後復費辭說又示疑難之意至於與執事書至以爲益難爲說則已與當初見教者不無前却矣拯之區區微誠已殫只得任其進退而已今者只依舊貫而以爲姑依執事所籤又引許多閒說而以爲弱不敵強今見山嶽之說則其見戲彌甚矣至此則拯更有何顏面可以強抗而容其喙耶且拯已以不敢更瀆爲復矣今若自此傳上則拯之不見信於函丈久矣不無討書借手之疑於兄亦恐爲累故反覆思之終不得不封還幸自

兄所直爲往復如何如此處義亦不自知其是否如未當理乞賜牖示○兄書固當不過如此然三層說者恐其每下不肖之意則恐不如自下推上歸重於極至處然後方爲有力或可以動得人也今若如此則必就最下者或改或否而已前日所籤亦如此以致函丈出於姑依之計未知如何且使隱語含譏諷自是文人事於此恐亦略加箴警不宜一呵而已如何○示允翁擬疏草忙未騰上當俟後便耳此事輒轉恐終無收拾之地故昨以一書略效意見未知函丈之意以爲如何也然若早得此先碣改本則當無

右書蓋於先碣事不敢更爲容喙之計則他事雖重
有不暇及者矣從此欲以此義自處亦未知當理否
玄石書曰園中復書鄙亦不無所嫌者亟欲自此
致之函丈只是其間辭意不可不經執事心眼以
冀牖昏故終亦不免於如是也茲獲鐫教敢不奉
以周旋但其始終前却實非遠外常情所可測苟
必率口盡言者非徒不能改受定本恐或轉激一
層以至無所收拾之地也且念函丈自有主意文
字首尾又已完具雖復有所云云似無一變前規
別爲論撰之理而所謂雖如亾狀亦豈爲阿好之

說不啻有力是殆盡以鄙說而爲己說無前日推
諛退託之疑則其視當初大段髡脍時粗可受用
而無甚妨礙所以畢竟出於下策正坐此耳今當
更加商量要以姑依所籤四字爲相持反復之端
第未知終當何如也別紙所教不暇及他云者揆
以鄙意恐益未安如必以此而遂輟講質之路其
於師友交際將成甚麼模樣耶此後人言世變雖
百千喧鬧決無以辭其歸責千萬勿輕言也五月六日
先先生墓文蓋用舊幅復加添修入遞及偶讀朱
門書牘致疑吳伯豐一段不免請質反復意頗明

備仍附稟以鶴寺鐵笕所處之義冀其因此有所財察矣兩條答語皆在別錄唯乞視至詳其改下穩語之旨恐或不能更望於竄改一如吾兄承教於棘中時節最後赫蹄更有云云及細聞其所為紛紜者則反當於鄙人身上到此誠無再容仰質之地茲不獲已姑以數語回敬而已未知此後更因何等節次更用何等義理而有所申告歸趣也前書奉規之意後與顯道從容始克詳聞雅意所存相對悶然久之第如此處置雖曰怨艾自靖之端而其致謫罔不啻倍蓰於今日亾論在我之道

所以處於平生父師之間者果得其衷否而抑將

何以當此激浪耶

十月十九日

懷川與玄石書曰魯友文字更荷示諭無任感戢第每以紛紜見教此則門人子弟之通例雖以朱先生之於東萊贊歐陽公之於師魯銘猶致後人云云况在下品何敢望免此乎且今日紛紜日淡一日然四五年來耳熟焉故心自安耳大抵愚於此事本無固必之意故凡子仁所言無不副從而至於來教則尤無疑難之意矣今更於其間復以穩字穩語稱停見教則雖十反十復亦何害哉但

執事常以總論歸重專在執事爲不安故改本取用文潞公采衆論題明道先生墓表體此於傳示後人尤爲有力不知何所歉焉而復有所云耶○朱先生所以處吳伯豐事此實聖賢大中至正之規固非人人之所敢望然當時若使張呂諸人言於先生曰伯豐歿後其家受侂冑奠誅則未知先生何以處之耳子仁於此所言不能使人渙然冰釋故愚迷之見若信若疑終未脫膠漆之盆此非但愚暗難曉之致亦曉人者之未能明白灑落而然也春間得子仁書以爲自庚子以後其先人絕

不與其人有所往復其一門人則曰其交道雖不如平日至於弔慶則亦相通問如此則益使人疑信相半然宋之諸賢亦有誤被京檜所欺者今日此事亦何至爲此友之大累乎惟其後人分疏之說使人聽之憤憤耳○鐵甕昨得書甚有媿悔意知舊之幸此則幾乎收殺而某處紛紜方生未已莫可誰何此皆執事所嘗論及者故漫布之玄石書曰年來索居孀以病昏目前些子義理猶且主張不起况兄所遭父師交互之義求之古今未有可以擬議津程者曾所奉規亦姑就時勢事

體上說得大槩未知高意果復何如也厥後思之不敢少置所謂父師輕重云者固謂其道本不同顯相攻擊勢不容於兩立則當有去取之分耳今日則不然平生情義未見其有乖所執者只是後事一款而已其所撰次雖非一出於作者意匠訂正完好無復可評而銘詞之別敘總論之再竄其亦可謂推之重大聽之委曲自當垂諸斯文而鮮所恨矣獨其因狀行之過而有鶴寺之說以曉之因申覆之切而有泰山之語以質之是皆矛盾詭麗非但無以安其子弟門生之心遠近士友之間

者亦莫知其必當而無疑此所以致數歲紛紛而未已者也然以執事所處之義言之鶴寺之說假令無爽而不過爲當初議論之未定則恐難以此追廢先庭講磨親厚之誼泰山之語雖涉不情而不過爲自家辭義之小差則恐難以此終隳尊兄依歸隆仰之誠以有自異於平日而貽無窮之弊者蓋嘗以爲師友交際雖由人合義大情至實有未易言者其於從違之道惟當權其遭事之輕重而要亦不失忠厚之意如右所論乃爲得宜正類龜山論孟子君臣之義者况其彼此得失關於士

林公議百世在下非可私誣尤當安靜慎密以俟其異日之大定焉其間或有說話之往來層激者亦當以此義處之而已如何第所謂受奠云云在高明情事益覺踈踏然此亦無他奇術惟當講學守正壁立萬仞以增其先德之光似非引咎屏迹所能贖者大抵因一後事生出無限節拍至今未艾是固高明自靖之義所由起豈不爲孝子之一道而苟欲循此而行之其於生死師友之間義理之難安情勢之不優必有甚於今日不止前所謂謗罔者則雖欲悔之而不可得矣

惠示函丈書三段當有仰復于函丈者而懼煩不敢不得不一布于執事冀執事之俯悉也第一段論文字事此事則不肖己不敢復爲容喙之計而所謂文潞公采衆論之論則其視當初仰執事如山嶽之說亦不翅平轉矣正不必更爲瀆冒或復致翻動如山嶽之說也第二段所論吳伯豐事執事之引用初未知其妥當而所謂侂冑奠誅云云則又加一層矣然此則不須復言惟所謂庚子以後云云一門人云云者又不可曉庚子後伯姑之喪彼有弔狀而先人答之權姑夫之喪先人有書相弔而彼答之此事則拯

亦非不言及矣一門人未知為誰而泛言弔慶通問
 則亦過矣以此謂之疑信相半則又若以拯為有所
 隱諱者然節上生枝誠有不勝其自明者奈何所謂
 宋之諸賢云云當初說話則固不如此草廬嘗以此
折之日安有既絕復交之胡文定而前季答拯之書
乎草廬於甲寅多言於舍弟如此始有此言矣蓋欲姑舍既往而專責後人也然其視
 當初必以此為大累之時則大有間矣後人之受責
 何暇避也拯之前日復函文書曾亦仰效自謂開釋
 彼此竭盡曲折明白無留蘊而今以為分踈以為憤
 憤誠不知復為之說矣第三段所謂某處紛紜莫可

誰何者似指此中而發高明引以自當何耶此事言
 長未易究竟而拯之更得罪於師門者實在於此恐
 兄欲知曲折故略布之拯之往拜蓬山也函丈見教
 曰近見草廬禮說耶對以庚子年所為旁枝達榦之
 說則見之矣函丈曰非也乃甲寅秋所為者也對以
 不得見仍曰如今更有何立說之事耶未知其說如
 何耶函丈曰大槩多言適庶矣宋尚敏得於草廬之
 姪大駭而來示矣少輩則皆以草廬為變說求免而
 吾則只以為可發一笑也拯對曰十五六季所講之
 禮到今變說則豈不見笑於彼輩乎仍請見其說則

函丈令疇錫搜出疇錫搜之不得曰似是宋進士還
爲持去矣函丈曰君歸時可覓見於宋生也拯出外
與泰仲及疇錫語曰到今雖變說安能免也草廬豈
不知此乎泰仲曰以此長城叔父則以草爲失性矣
及歸過蘇堤與宋子慎語此曰若到今變說則豈不
爲彼輩所笑乎子慎笑曰非但彼輩笑之此輩亦笑
之矣遂覓禮說則淳錫出諸其囊中而示之既見殊
不知有變說處歸而以書復于函丈曰得見草丈禮
說非變說也只彼以庶字爲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
以爲庶也只謂以庶爲適云爾蓋主於發明而已到

今發明有何補也真下教所謂可發一笑者也函丈
不復見答而草丈之誦則浸聞矣一日草丈之姪李
上庠頰來見言其禮說曾與尤翁往復者而今以變
說見誦未可曉也仍有多少說話未幾草丈書至以
死期將至失常可憂等語指斥函丈又未幾長書又
至並送其禮說矣拯於進見之時不曾聞有往復之
事又泰仲疇錫子慎之言如右而草丈之稱冤如此
實不能無疑於其間又草丈書有致書於函丈而不
見答之語妄意函丈之復書開釋爲是當故遂作書
於函丈略問草丈到此之由且及當有報答之意矣

函丈書來殊無係合之望且禮說一款則於私心亦終不能無疑不免又有一書畢陳妄見而函丈答書殊草草旋聞宋秀甫以情外之言大加疑誚於是遂不敢復言其事以至於今矣此事之本末如此而已彼此三書謄在別紙一覽而還之雖子弟勿令見之如何鄙見之私憂過慮實無他腸而今以紛紛方生莫可誰何見斥誠意未孚觸處生瘡奈何且所謂鐵甕媿悔云者亦未妥他事則不可知而若乃禮說一款則師門少輩先失之矣此邊之媿悔不暇而反以彼爲媿悔彼豈肯服耶似聞鐵甕書辭以爲兄既能

記得往復之事則弟之輕信流言可謂淺之爲丈夫

云云

大意如此云

此是媿海底辭氣耶兩家諸少騰口愈

甚惡在其幾於收殺也拯則已括囊矣高明當坐而見之也此一款不當費辭至此而於兄不可有隱且弟既不敢言無以受效其愚故欲借高明之重或有因傻而感悟之者千萬覽即滅之勿令重得罪焉山嶽之說秋間之行只與朴泰輔成至善宋彝錫三人言之李擇之所聞似由於輔甥矣今承來教以爲雖涉不情不過爲自家辭意之少差令人釋然有悟自此當不敢復置意間矣然若使函丈之意本出於

和平公正則文字之過當處稱停輕重有何不可若以山嶽之語用於孟朱不可輕下之意使之刪改則雖直言於不肖亦無所嫌况於執事乎今乃內懷不平而外不顯言隱語示譏至於如此此爲何等氣象而私心亦安得恬然而已乎與宋彝錫語也終而告之曰若見函丈及秦仲爲言拯有憾之意但不可爲外人傳耳此則不須縷縷而自有文字事以來函丈之見於言語者類多如此蓋恐本源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爲辭意之少差而已

前日顯道傳兄之教以爲近來人多有疑先人而問之者又有疑先人有苟合之意者云昨欲略復而懼煩不敢矣今請爲兄盡之夫人之疑而問之者未知謂學問出處之大致耶此則不肖姑不敢容喙至於苟合之疑則有說焉蓋先人之於函丈契義固不淺矣自戊戌己亥以後漸有意見言語之不相合者自一家少輩或有累誦斯踈之戒者而先人之意則不然以爲士林爲一家雖有出處高下之不同畢竟休戚禍福當同罪而共傳不可二視之也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無過以爲尤翁之不能受言在於主張之太過而其辭氣之過當則又特其氣質之病耳一

切容而不校而唯眷眷於本源之地又以為尤翁一
摸晦翁非晦翁故事則無以納約故必求晦翁事實
及言語以為開導之資唯求吾言之易入而有濟於
事而已其他有不暇顧也又恐議論之歧或有門戶
各立之患以流弊於後學故痛去圭塵不自標置人
或疑其委曲之太甚而先人之心則不要苟快於一
時也然則今日只觀兩家書札而不諒先人之本心
則其致疑於苟合者亦無足怪也噫先人有此至誠
而既不得相孚於當時又未免見疑於後人而函丈
之自主益高為德終孤學問之力卒無以勝夫氣質

之用矣無論門戶之箇箇分裂即戈戟起於同室流
言交於門墻使四五十季墳麓麗澤之地一朝變而
為蚌鷸蝸角之場萬事脫空一捩為笑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兄書所謂人言世變雖百千決無以辭其歸
責者拯則實恐其無以自解於後世也前日鄙書所
云只如牛溪所謂杜門不見人面而死者蓋謂此也
先人之事知高明則必不置疑而既聞語及不敢不
曩感慨在心傾倒至此幸一覽而丙之

來教所謂父師輕重云云所謂父師交際云云者比
來玩而繹之不翅一日而三復矣高明之愛我憂我

之意則至矣而竊恐於鄙人心曲未之照悉也今非以因一後事而輒分輕重於父師之間以自異於師門也只以先人心迹欲明而不能區區肝膈欲暴而不得終不得不歸於悶默以自靖而已所教安靜慎密以俟異日之大定者固已先獲不肖之蘊衷而所引龜山孟子君臣之義者則恐太不倫矣所謂忠厚二字自先人以來每以此見譏於師門昨於草文禮說之辨拯以爲不知其變說則宋子慎輒又以忠厚笑之矣今乃於師門寧有以薄自處之理乎兄之見慮至此宜乎若是之縷縷也噫古人有言曰君臣相

誚能無變乎今也師生之間情義未孚有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敢質款誠未輸而疑謗先集王介甫所謂人人與之立敵事事欲其自明者不獨君臣之際爲然也到此地頭將何所處而可雖使古人處之恐不過屏伏自守而已今又從而責其自守則誠不知置身之所矣仍竊惟念先人之學主於實師門之學主於名所謂名者非名利之名乃名目之名也以此先人之學用力於內而德修於己師門之學託重於人如必引晦翁亦子夏篤信聖人之事而聲施於外此其入處固已不同矣因此以往故先人之學卑近平實而反躬彌切

師門之學高遠卓絕而衛道益尊此其先後本末如文質之相須不可偏廢者而師門則主張太過自引太高主張太過故己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疑而發難於是尚同者見親而替否者被踈匡救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災又嘗言退陶之學一宗晦翁而於其剛毅峻截處終似欠闕云云蓋以此病於退陶而自家則又未免偏於剛峻一邊夫主於義理則當不期於剛而自剛矣而今主於剛故反爲剛所私如居簡之多一簡字也自克勇者爲剛而今以責人猛爲剛理勝慾者爲剛而今以力服人爲剛

是以常有傾湫倒海底意思而未有春嘘物茁之氣象但聞攻人勝人之話頭而未見泛愛成善之真誠是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持敬窮理克己躬行大規模嚴心法實地用功之處則鮮或及之雖或及之亦略綽從外面說過而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淡嚴縷縷而不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則又類於申韓之少恩此其學問之偏氣質之疵因其所長反成其病而得失之效至於此地頭者也古人真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

之意亦無窮衛武公九十箴警人稱睿聖誠以函丈
 氣質之本剛學問之積功棄偏而就中領惡而全好
 盡底裏濯去辛葷而粹然一出於天理則既往之得
 失與化俱徂而平生之樹立卓立不磨真可以有辭
 於晦翁而不負其初心矣區區賤悃誠知其如此而
 既已見阻恐重得罪無有少補而反致大傷故抱茲
 耿耿不敢發口且竊念存道者心雖無老少之異而血氣則老而衰矣函丈比於鐵甕事
 極有寤室之處蓋雖出於本源之不得其平而精神
 思慮亦有不能照管前後者矣門生少輩無有真誠
 愛護者不能為之救切痛閱不能為心此為永負師
 張傳會反貽其累誠切痛閱不能為心此為永負師
 生之義而亦無以自解於後世者也以此為責則拯

實引伏不費半辭矣若誤入自陷而不自知覺則切
 乞一一掎擊俾令省悟幸甚

答懷川 揭文再度許改後往復

懷川書曰先銘蒙許更示甚荷不鄙昔年清陰見
 謂崔簡易文成之後人請改之則雖勉從而極以
 為恨吾則不然常謂此老其壁立處雖甚巖巖而
 其虛己受人必勤小物如是愚雖無似常以為師
 服之地今茲之事固是遲鈍愚昧之致亦是先先
 生門下持論太峻出言太蔓尊如楊相親如和叔
 遠如黃君無不移書致詰令人惶恐亦不無訝也

今以草本更加商訂其未穩字改下穩字其未穩語更下穩語明以見教則雖或不能無更加商量處而亦不敢膠守初本以為直遂獨見之地也午戊玄石書曰前所奉懇未知後來見得如何此事關係倫理事體誠為不細千萬痛加思量無致後悔也函文向來書中有云惟其文字稱停得失是乃道理若自彼復有所示則此本無適莫之意又聞與人語及此事多倣其旨然則無乃吾輩徒見改本之無甚變動不思所以從容申稟之理而先自貽阻於長者耶蓋在我者必當十分中正無失然

後可以感得他人苟有一毫未盡底意義惟當自訟之不暇最是纖微滯芥未必由己而或出於傍人者語言傳播害事益大亦乞從此特加慎戒也和叔書如此而韓汝碩回自籬中亦以所受教意來傳故即以書仰謝且及先銘更當送呈之意而函丈答書如右然函丈所引石室之語今至於三而別無改定之實恐或無益而又得意外節拍如喬岳之云故終夏遷延未果於送呈矣及秋與和叔面議則以送呈為是且相與詳量籤標九月始送呈

文字伏蒙又賜改惠之教敢復呈上而煩瀆至此則惶悚極矣其蠶標者皆和友之意而以為只用此本則不過如此且半以下全用狀文故文字不類以上云云拯之僭見亦然若蒙大賜得改全篇機軸則固大幸而不敢望雖就見成底隱括既云撮其精要則不必依本參照首尾一筆寫去成一完好文字則豈不幸甚蓋既成而屢改故不無痕迹若泚筆從頭一勘則必添刪長短自合律度而無待於蠶窠矣過此以往不敢妄論

懷川書曰先銘謹依來意竄定付之尹孫矣旋思

此作曾因文谷要見己以一本送付而因請其雌黃姑欲俟其回示更加商量然後奉呈故其原本付諸疇孫藏之淡處日後須討諸此孫也

己未六月

前秋送呈之後冬間再書謂不日當勘定還送而其後至春夏無息白矣今書始如此而又謂依來意竄定則似只依舊樣矣然初已慮其如此事當止此而已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一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二
書

與懷川 草廬禮說事往復

蓬山語錄尤翁曰見草廬禮說耶對曰庚子季在京時所為旁枝達榦之說耶曰非也乃甲寅秋所為也對曰然則未得見之矣未知今日更有何立說之事耶曰此亦一可玩之文字也其大旨以為不可稱庶及嫡統一節略如彼輩所言矣對曰豈有是理果然則十四五年所講服者何事耶到今變說則豈不為彼輩所笑乎尤翁曰少輩則皆以

為草廬欲免禍而為此說吾則以為直可發一笑也君可一見令疇錫搜出則曰宋尚敏似還持以去矣尤翁曰宋尚敏得於草廬之姪家大駭而來示矣似還持以去君歸懷德可覓見也對曰果爾則豈但草丈為彼所笑而已乎草丈豈不知如此而不可免禍耶誠可怪也丙辰二月草丈禮說得見於蘇堤非變說也彼以庶字為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以為庶也只謂以庶為適云耳蓋主於發明而已非變其前見也然到今發明有何補也真箇下教所謂可發一笑者也至於與李禫所言

錯解致禍之說則誠有未可曉者或者聽言傳言之際容有失其本意者耶

還至懷川覓草廬禮說於子慎許見之蓋作於甲寅八月都慎徵事後也子慎又出李禫與渠書書言草丈與渠言尤翁錯解庶字以致禍云云遂以書復于函丈如右

草廬書曰聞子仁往拜長籬其髭髮何如又有何說話耶人之所傳豈皆實然然多有可慮者恐其死期將至憂厲憂厲丙辰五月

拯聞草廬有禮說於蓬山歸而得見於子慎遂

以一書復于蓬山矣其後執中見李上庠頴則
以爲草廬之爲此說也與尤翁往復至有尤翁
點化之處云拯初不信之曰若爾則函丈何以
謂宋尚敏得於李頴而來示耶何以謂略如彼
輩所言而可發一笑耶必是李頴之妄傳也其
後得草廬此書所以斥尤翁者至謂之死期將
至則其相激甚矣雖未知爲某事而無乃亦因
禮說而發耶尤翁果與草廬往復其說而到今
反疑草廬又若始見於宋尚敏之得於草姪者
然則草丈之淡怪而甚激以爲盡忘平生之言

而斥以死期將至者亦不足怪矣二家少輩互
相攻擊猶不足道而長者此訟不是細事未知
收殺之如何也

草廬書曰近來京鄉士友書到問此有何新作文
字盡改前見與尤相背求合驪論耶萬不近似然
必得草本可以解人之惑云云往往未免酬答亦
一苦事此爲中間喜事之所爲然其父殺人報仇
其子行劫理或然矣此前聞楫中有說話以長書
大責則答曰別紙一笑一笑昔者亦有如此事其
答以爲睡著未能盡看來紙此翁往復至無辭則

不答以戲之例也又送許多說未知何以報我也此公不早從事於學則終為險難人氣質猶未盡變英氣以時發用害物多矣念我師門衣鉢之法忠厚質樸真誠無偽隆師之道育才之規交際之間一毫不苟無利誘無外慕故正正堂堂最是無弊後來傳之得其妙者蓋寡矣宜乎末流之紛擾有不可收殺也賢亦上下思之無少媿吝則豈不佳哉豈不佳哉如有未盡者千萬亟去其心專做朴實上工夫可也雖拙何妨試以公私二字驗之於治己之方津之於知人之術則思過半矣如何

如何鄙人素昧知識不喜議論其於王朝服制之禮敢有立言著書之意乎庚子入洛時則漣疏上而市松諸公皆欲聞其說故不得已有所辨說甲寅在碑巖時亦有一二士友又問其說其意以為早晚有儒疏之舉則以茫然不知為何說為媿故也若干文字書以示之既而思之山中無書冊只誦所嘗聞者而言之其所以為說者與尤公有異則恐生爭端即以其說專送僧人於萬義則尤公添入八九十字而還之李雲舉亦謄寫而去矣其後更考本文一款語則自此有改處而已今之謗

者以立庶子爲適子者爲我之罪案云然鄙說庚
子曰升爲適甲寅亦曰適子前後無異也碑巖往
復自此專人而無異辭江郊自家擬疏亦引聖庶
奪適之說曰統已絕於昭顯又曰適統何歸則彼
此相似也何故無異辭於專人往復之時而今始
出於其孫名呼老物之後耶皆可疑也使鄙說與
己意相違或有不合於禮則私相反復可也又何
故陰付其徒傳播中外若是其紛紜耶實未曉其
意之所在也是故吾憂其失常死期將至耳事出
之後有不勝其不平之心怒室色市者多矣鄙人

得 上溫批陞資及尹執義之執義趙文學之文
學尹參奉之參奉皆以爲閔禮立異之效千萬可
笑此行遇李厦卿於道中數日打話偶及尤翁驪
章竹行 陵誌激惱 上心所以 天怒偏於尤
翁而此無曲逕媒寵之事一噓而罷聞此爲執言
之證云淡悔其言之不慎也當初郭疏入而尤翁
自江郊狼狽而歸鄙則適有廣陵先山豎石之役
事畢即歸則疑其遲迴觀望臺官論此之罪而自
上不聽則疑其有圖免之事尹啓即有此行則曰
初無所乞而去豈不快哉是何道理是何情狀其

徒聞之出則曰吾師亦嘗云爾向所謂行劫也吾不但已也昨送長幅又答以一笑再笑而已則更當指摘前後無形之舉竭盡無餘而後已以此拙澁言語當之吾知其必敗然此則但有真心實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耳賢輩傍觀必拍掌而大笑矣然吾有所受之者師友之道不可事事苟合云爾追念尊先公愛我甚厚安有大疏之後每戒之曰此君之真木防牌也此疏用則雖欲不出不可不出不用則雖欲仕有不可爲矣姑當默默而已可也其後又曰吾始知君之有秘謀也是不欲仕

之意也鄙大敗只一笑而不答則歸語童土故嘗於憲仲座上童土謂我曰吾聞之某字君真巧謀之士也又有問之者曰何不一日供職又何不出救金攻許之言乎答曰吾不能救大明何暇救元會不能攻建虜何暇攻宰相乎又問某兩丈何故不如此答曰盛德之士雖事去之後身任世道與此不同因誦伊川任世道故朝廷多怨疾故事而言之此吾實狀也然此又爲人所以疑其有異耳遭禍以來雖至顛沛性本弛緩粗知義命故守分待盡足以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豈意須臾延喘夏

見尊先公與同春平生境界耶好笑好笑丙辰九月

所謂更見尊先公與同春平生境界云者今亦

可追恨也然於先人則只以驪江一事也雖謂

先人之看人不破所爭不過過不及之間耳於

同春則較淡故同春嘗指先人而面數尤翁曰

某先人字猶是外人豈料此中指己與尤草之潰裂至

此耶同春與希張書再言可怕可怕希張嘗以

此書示我豈獨尤翁之事也好還之道亦草廬

之所當自反處也

所謂賢輩從傍拍掌大笑者蓋追慙於先人也

然拯輩何暇笑人平生曰師曰弟而到今情義

俱阻有疑而不敢質有言而不敢盡愛之者揮

手而誠默惡之者騰口以造訛豈但見笑於今

人亦將貽譏於後世矣咄咄自歎而已

與懷川

頃得草丈書辭意似有甚激者而前日所謂禮說聞

李生頰之言則謂曾往復於門下非私言也云云草

丈書似亦指此也草丈亦有書於門下云未知果如

何既有所聞不敢不略復伏乞裁示見草廬前書而復于懷川者

昨又得草丈書前書之似激者果因禮說一事而其

他說話類皆出於憤激恐非獨因禮說一事而發也
未知何故至於此極耶然既非變說又非私言則草
丈之稱冤而不能無懟於門下亦固也若非門下之
開釋鎮定而係合之則淡恐終無收拾之地而不但
為草丈之貽笑而已未知以為如何見草廬後書而復于懷川者

草廬禮說反復觀之終未見有變說處只是言
適庶者不翅丁寧若謂有發明之意而謂之可
笑則可也今直斥之以變見圖免則非其情也
前日尤翁見謂以為宋尚敏得於草姪駭而來
示又謂其言適庶處略如彼輩所言今以其禮

說觀之未知宋生之駭之者何語而略如彼輩
所言者何句耶實未可曉也且既已往復而李
雲舉亦膽去則何以謂得於草姪耶此訟則尤
翁似終窒惕矣初欲以此意直質其疑而子敬
諸人以為若爾則為右草丈而疑尤翁尤翁門
下必有移乙之患且既以屏螫為分則不宜又
入於鬪場且名雖師生而誠實未孚若尤翁亦
致疑於黨草則不如不言余因思之母論彼此
得失當此紛紜之日又以禮說起鬧極不幸事
且潰裂已甚非愚言之所能輕重尚口誠不如

括囊第草丈既已有書於余則不可不略復于
尤翁故前後書皆略復而終未免少露鄙意未
知終果如何也

答草廬

下教縷縷之意為之三復太息積日而不能已也所
謂文字既非私言又無變於前者則悠悠口舌何傷
於門下也昨因蓬山書為及此言然却恨門下初作
此無益之辨以重鬧於此時也言之無及奈何奈何
所教公私二字驗之於治己之方津之於知人之術
者警誨真切敢不拜受至於其他說話則類似出於

憤激淡恐辭氣之發未宜如此未知亦已悔之否乎
昔者春翁有言於先人吾儕無一人無病痛又字呼
先人曰某則猶是外人豈料此中之潰裂至此也仍
為之介然不已云此則門下今日不宜獨咎尤翁也
安得一奉誨晤於寂寞之濱豁盡平日多少積積也
耶下教所謂賢輩從傍拍手大笑云者亦堪一慨拯
輩正亦坐在裏許將見笑於人之不暇何敢笑人今
日事毋論彼此得失將永貽後世之笑矣痛恨痛恨
○前書並呈所僭效自反二字者及見下教尤欲申
獻未知門下不以為忤耶第切悚仄

丙辰至月
十二日

九

答懷川

懷川書曰別紙甚荷牖迷之勤但此兄已作如此頭勢豈作書乞哀之所能已也因怪此兄於學不得力如此如我滅裂固不足言也惟實下明理養心之功然後可以變化氣質而吾輩從前只悠悠卒歲虛負天畀之重如子仁可以為戒也此言實出赤心幸留意垂察也

丙辰臘月廿日

區區不欲自明而來意之勤不可不報故略致一二矣蓋去年北路時有人傳言李錫之疏中有七日成服已過暮年服制已定之云余謂自是實事

何害已而又聞此兄言某之論禮之誤可死云云故此說尹義濟亦聞之云愚謂此必以為當初禮論極言不諱其勢當死云而傳者轉語之誤耳其後又聞此兄作說頓異於前見既而李廈卿來說曾拜某丈於松京路上則其論可異雖不信聽亦不能無訝故於子仁枉顧之日奉要覓見其新說矣及承回示則又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謬也去秋夏間京裏少輩以書來極其紛紜謂時輩得其說以為奇貨其名曰反禮俄又聞沃川少輩因京裏說而倡說不已愚極憂慮而不得鎮定之策竊以

相齋遺稿 別卷二
爲京中少輩之信服者無如李君喜朝且是大家子弟也亟答其書極言其心之不然於沃則郭聞慶爲宗故作書諭責甚切而於懷則自此兄嘗作閱台書詆訶同春之故諸少之怒如火至於延累頗及何敢開口只自咄咄而已今七月得此兄書則其別紙所語不復以人理相處矣不覺失笑既答原書而末端有別紙一笑四字矣自今思之雖知此兄之不可以開說然略道以不必然之意而兼致遜謝之心則縱未必回頭而在我之道無闕矣既無誠實懇惻之意而加以戲笑之語此素無

致知涵養之功而然矣思之深媿然既往不諫當盡吾故舊之道只以平平存問之語致此誠意俟其怒之少息然後輕輕解釋而已愚見如此故來教未敢遽爾承奉未知此意如何甲寅秋禮說往復之云誠有之間有以愚意添刪者矣其原說雖間有不必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無害也

下教所謂實下明理養心之功然後可以變化氣質而吾輩悠悠卒歲者真切警惕若無所容不翅如鍼劄之著已敢不莊誦服膺以爲終身之戒耶且念門下此語實發於平生用力深省密察之餘則亦非苟

自謙而已亦乞勿以耄老憂患而少弛其明誠克己之功使之慊於心而信於友無所往而不自得焉則今茲之事亦安知不為動心忍性精義熟仁之資也既承赤心之教不勝感戢輒效愚衷忘其僭越無任悚仄之至至於禮說一款不欲更為提起而草丈之淡憾而甚激者實在於此區區中心之所疑亦有不

復誠有之其全篇自好似無害云云若於當初宋生之駭而來呈也即答之如此則似必無今日之鬧端矣而既不說破往復之事極之見宋生也宋生亦不知至以初無往復抵言於人取人言極可歎也又有可發一笑之評則少輩之紛紜固其所也然則今日為門下計者所當引咎自責如下教所謂既無誠實惻怛之意而加以戲笑之語者然自責之辭此亦似輕恐愈重愈矣好以為少輩之紛紜皆我之過也躬厚薄人開釋彼此既以謝解草丈又淡飭少輩使勿復作然後庶幾有保合之望矣若其不然則所謂平平存問之語安能以息草丈之怒耶竊恐門下於此或偶未之淡思

也下教既曰自今思之若略道不必然之意而兼致

然則到今追謝有妨也夫致疑於李懿錫之疏與李檀之言而

遽以往復無害之禮說疾攻草丈使之激怒於門下

者少輩之失也聞少輩悠悠之誦而遽致長書辭說

多端有若相鬪者草丈之失也今日之事拯之僭論

則竊以為不免於胥失也故拯之妄意竊以為兩家

各自反躬不厭相下務盡吾誠不見人非然後庶可

以略全故舊之義而終有和平之地矣未知門下以

為如何誤禮可死之言某人亦聞之說恐不當出於

門下也疑人則人亦疑我此激則彼又加激相疑相

激莠言日生旁觀之笑有不足言而後世之譏何以

自解耶朋友相怨親故不保詩人之刺可為寒心草

丈則已展難縮矣今日善處唯在門下私懷耿耿不

敢不盡如或未當於高意者則乞賜回教幸甚幸甚

丁巳二月五日

又有追稟李頴還自寧邊去月旬間過洛則門下答

拯之別紙已騰於人口云前日竊見少輩之騰出書

札者不能愼愆固已慮之矣而亦不料其如是之速

也此等往復有煩聽聞蓋同室之語不厭其詳而若

使外人見之豈不害事且其中論禮說處先言新說

於上而後言甲寅往復於下使不知者見之則何以知上所謂新說即下所謂往復者耶此書之出恐又

起爭

蓋草丈禮說兩件之說近或相傳於少輩聞者至欲掩耳訛言之將不可不懲也極可

歎也往雖不諫來猶可追乞命少輩十分懲悖幸甚

懷川答書曰所詢草廬事略陳其不敢詳之意矣

今又諭及此實不知不措之法門歎仰何極如有

實用工處則此等事儘悠悠耳惟無禮與不忠則

是可為自反之端爾

丁巳元月十三日

懷川書曰前書覽否大抵學問如無為己誠實之

功則雖沒世窮季終無得力之地可不戒哉可不

懼哉近讀朱子大全書竊觀朱先生為學之要只

是誠實而無他道理也

丁巳元月

懷川答書曰別紙可見仁人之心矣然此事儘悠

悠何必汲汲求解也求解之急只益焚矣且所諭

諸說或有非實狀者所謂奉對時以禮說為可笑

不記其有無如果有之則有由然矣愚每以為今

日之禍禮說為虛設而其實有在故凡於論禮毋

論得失而一例竊笑之無乃其時亦如是否誤禮

宜死之說自是不近情者而其所傳說三人皆是

高明之連袂則必已熟聞故略陳愚之為彼解釋

之意而兼以解高明矣今反以為出於罪累豈所謂不盡人言之意者耶幸取前書更觀之如何大抵不為紛紛正是此間道理所欲言者不能挂一甲寅萬義時兒子入京不在側其往復禮說吾亦悠悠而不置意間矣是何大事而追後必言之兒子也兒子實不聞知矣其後自謂不聞者實非飾辭也孫兒亦然然亦何足分踈也丁巳三月十九日萬義往復之說以為是何大事而必言云云果若以為初非大事元不置意間而不復發於言端則如此可也今此則不然宋尚敏既以為可

駭而來呈少輩皆以為變說而圖免誠甫泰仲諸人至以為失性而函丈亦以為可發一笑則是果不以為大事而果不置諸意間耶於此時也若以為既已往復云則鬧端何自而生也宋尚敏疇錫誠甫泰仲等紛鬧於面前而竟不說破往復之說到今以為是何大事而追後必言者是果成說耶函丈於此只發引咎自責之言則草怒可釋人言可弭係合和平之路可望而終無此意思極可歎也

答懷川

懷川書曰前日鄙書因來諭略有報答旋思此近於自明徒益紛紛故亟報在懷孫兒勿遂呈上也此報未及而其書先已徹聞雖非鄙意所存然因此得蒙手字之諭幸甚然自有此事以來不無陰幸其有此而譁張於其間者亦不無兩擠而獨欲超出者亦有臨淡而因以爲高者亦有積小成大捏無爲有者愚竊笑以爲此何足如此自知道者觀之則不足以供兒童之一笑也故愚則自始訖今未嘗一挂口邊矣至蒙左右戒誨之語則不可無一二之奉報故略有前日之書也東萊嘗語朱

子以爲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南軒一處而已愚於子仁亦然而自謂必無漏露助瀾之虞矣及承不密之教則惕然自悔且以爲此實無宣洩之路而今乃如此者此必吾家子弟不解事不慎密之致也遂以來諭痛加鐫責則渠輩力保其不然今得李君遇輝書始知其曲折而又以少輩所傳推之似是屬垣之謀雖以明者而或有難察以至於此此則雖以左右亦無如之何也日者此中纔亦有此事矣於是竊自心語以爲世間事類如此有其事而欲人不知此必無之

事也然既往難追從今知戒可矣今者且有新聞益可駭歎蓋天理人欲之分其初甚微而未流至於此極可不懼哉

丁巳六月二十二日

南軒之教極用惶悚去冬春間李錫輩果來此間而恆在別齋且與此間兒姪同處似無竊看之隙矣然下教所謂有其事而欲人不知此必無之理者誠真至之語也如此事雖極可怪早晚豈無呈露也所諭有新聞益可駭歎者問諸殷錫則未知其說未知更有何端耶兩不無二亦有者亦有所指斥者耶區區下懷只在前書誠不敢復有云云以犯輔頰之戒耳

答懷川

懷川書曰此中事言益支離竊聞臺啓因濟牧狀而愈激可謂事端愈無窮矣示某事當此斬伐之時尚有得免者幸孰大焉所謂狼狽者略綽想見矣如我愚蒙識見淺短猝承見待之問誠不知所以為對也自惟方俟不測之誅顧人之所以見待者如何矣我何敢有所長短於人哉第下問之意似非閑漫幸望財量見教亦示老友所以待之者如何俾得奉以周旋千萬之望也所稟大全問目至今不到其欲解惑於未死之前者寧有極哉偶

記中間所賜一書略有咎人而不自反之意似非大君子存心進德之道也愚之此言一似南軒奉

規晦翁以怒髮衝冠之氣也犯僭可懼已未九月

草文事前日所略稟者只冀門下之有以善處之耳

反承俯叩不勝惶恐之至紙末所教自反不尤之誨

敢不警惕中間鄙書之意雖未能省得此自是古人

格訓况蒙至意有此箴砭謹以書紳不敢忘也第區

區亦願門下於草文事亦用此四字庶乎裕於己而

及於人增光於盛德也如何僭踰及此尤極惶恐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答懷川

懷川書曰曾承待草之間還以請教而久未見報

不勝悶鬱鄙意以為 聖旨中所說雖如此此不

過畏死而匪有他意則直是可哀故欲以矜恕之

意待之未知如何幸商教之己未十一月

既以畏死斷之則已無餘地矣彼則方以此邊之造

謗為致此狼狽而今又從而實之雖欲待以矜恕其

孰能說之鄙見則只在前書未知終以為如何既承

更教不敢不略復

上草廬

當初妄謂從者必不離配所以待命則不須有文字分踈而綽乎有裕矣海西之移近京輦殊非始慮之所及竊想觀我進退自有斟酌非愚昧之所量也自門下遭此狼狽已半歲矣豈不欲因僂一候以貢區區而近來交象無有佳處語句之出必流傳外人輒致尤悔以此泯默以至於今矣亦謂門下必垂俯諒而昨者始聞擬疏中亦及賤名聞來不覺驚駭媿慙不知所以措處也疏本未及得見雖未知措辭之如何而反復思之未得其義今病螫賤分姑不暇論而未知於門下有一分之益耶無益而徒累於人豈所

望於門下者也今日同在禍網之中而無端起鬧至於此極此實關係運數不幸之大者而疑人與見疑於人俱不可使聞於後世也各自引咎痛自刻責之外恐不可著一語向人解說也况可援引蔓延以求解而焚之耶爲之慨然不能自己且未呈之疏先播聽聞亦未知於事理如何耶尤用咄咄疏事今已後時計當姑寢伏望益加懲愆從表至裏只以自反不尤爲主則庶幾誠意感通而或有收拾之望也昨纔以此四字奉效於棘中故不避僭猥復以分獻未知門下以爲如何第恐已晚而無及於事也

未
臘月

草廬答書曰去年臘月書昨始承拜所以見諭之意詳悉懇到三復以還不翅目明而心開也鄙人所遭前古罕有兔山之來非有別意誤受 恩典一日靡安封疏送京爲人所沮久留配所亦沒意思欲就近讖謀於所親期以辨白出場後已蓋兒輩怵禍十遣無益一往復之際動涉時月恐其每失機會故也疏中措語極難然適統之說彼方以此執言爲罪案竊以爲門疏必發明尤公之意雖不得力事理當然此意惟賢友知之故丙午溫幸之時湖疏是賢友所製而乃蒙忠厚之 御批

矣鄙人嘗與尤翁語及此事每以爲適統移於孝廟非惟萬義往復之書尤庵所自爲說其擬疏曰聖庶奪適又曰既有其位則適統在此而長子絕統常恨其疏未及上故鄙人疏中因其彼相誤達之由欲發尤公前後所言適統不嚴及聖庶奪適之語而末端以萬義往復誠有之語而實之蓋爲尤庵地也然妄引賢友之意不待賢教而已覺其非矣此疏在鐵甕時所送而機事不密已傳播於人信乎有過則人必知之也此則然矣欲言得謗之源委而光城諸人以爲未能救得尤庵一分

明齋遺稿 別卷二
半分而禍先及於尤門故今改疏辭其語涉尤門者皆去之必欲呈徹而但有曲折又復遷就殊以爲撓然少待病間一伸私義還定配所則無許多勞攘矣示諭各自引咎之語誠切至之論早知此戒則豈有今日之事乎然方尤門造謗之時自此泯默終無一言於朋友之間長者持重少輩日肆其說如復亨禫公輩亦不敢容喙於其間倘微賢友無隱之問則誠有之言終不出於柙中矣鄙人不足道於尤公豈不爲盛德之累乎然則自此從前向賢友一言解說安知不爲有補於事乎且所

諭感通之意見疑之失皆可以警省處事雖已往

朋友責勉之道固不當如是耶極荷極荷

庚申三月

答懷川

玄石江邦韻往復

懷川書曰和叔詩其中一句有難解處所謂排抑豈善道闕茸更充邦者是指士類流竄海凶者耶抑指今日彼輩蕩殘士類而言耶以其上下句觀之終未知其著落聞子仁語賤孫以爲其諸詩皆好而此詩亦自分明云幸剖釋以教如何丙辰六月

和叔詩語當時一見略有意思故云云矣今承示諭反有疑焉然若謂指今日時輩則亦太歇後矣其全

別卷二
篇上下句都記不起伏乞命疇錫投示容更玩繹而
仰復如何

懷川與玄石書曰聞子仁於執事歸來韻中獨愛
排抑豈善道一首云執事亦聞知否第觀孟子好
辯章章下註則今日益驗其不我欺矣而諸君子
亦知所處矣如何

丙辰
八月

玄石書曰鄙詩數句當時絕無傍聽者而翻動如
此豈左右亦不免於樞機之戒耶前日長書奉覽
事至今一派論議攻弟已甚幾不能自存今或復
漏此紙所及則得罪必重矣然而猶如此者只冀

兄心知而量爲千萬慎之

春間遇和叔於途旅略誦已作臨歧恩恩全未
領略到彼得見於宋疇錫所疇錫曰此詩語意
多晦祖父亦以爲難曉矣愚答曰皆好別無難
曉處也疇錫拈出排抑一句問此指誰愚答曰
似指此邊人矣及歸函丈以書叩之曰云云拯
欲以所見仰復而其上下句都記不起故答書
云云矣其後更未得函丈所答而此書所謂獨
愛者則非拯之言矣蓋向來以禮論同異排抑
一邊收司之律至於已甚間有外託扶抑之義

實濟黨伐之私者而尤翁終始爲之宗主故從前若以攻擊已甚爲咎則特厭聞之所以於此詩初若以爲難解次叩於拯以開辨說之端終發於和叔以爲從本整理之計而勒加以獨愛之言則出於不平之甚者也然聖學與異端對立則攻討異端者爲聖人之徒而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爲亂賊之黨也固也向來禮論則異於是初因是非之爭轉爲邪正之辨而終歸於川洛之標榜而已則當此時也爲平心去私損過就中之論者安可一切驅之於善道之筭哉

今欲以此意仰效於尤翁而亦以誠意淺薄不能無見疑之懼欲吐還吞務息爭端此亦不肖之失先法者也

所謂長書者即癸丑冬尤翁論先人書也函丈發書於和叔而謂人之不知乎寧有暗地與和叔私語而不許拯參聞之理所謂一派論議未知爲誰而此則與兒童之見無異和叔何懼焉且以漏此語於拯而重得罪於函丈爲慮至於戒屬鄭重師生朋友之間置防設禁一至於此此豈可使聞於他人與後世也良可歎息牛溪

先生所謂欲杜門不見人面而死者蓋傷此等事也然和叔許亦不能盡如此說話而乃以樞機致疑又可笑也

答懷川

懷川書曰和叔詩其可訂一篇依示錄送病思衰落凡看文字前阻後遮而和叔文字則尤不能曉解媿歎倘蒙註示則何幸○聖朝饒黨錮世道仍升降疊疊乙巳辨漫漫癸辛撞邇來幸繡縫聚訟尋舊腔排抑豈善道闕茸更充邦一日巨浸決平陸成湖江○愚之所未知者實在第四句若以為

時人之事則其所以待人者豈止於排抑而自為闕茸而已若以為舊時人事則亦與朱子所與留丞相書及所論范忠宣意相戾甚矣和叔本意必不至此而愚暗者不能識破故敢以煩叩耳丙辰九月玄石句語終似指往時人以末句觀之尤曉然其意義則渠必有以仰復矣若拯之鄙見則不待註此而曾已略見已蒙辨誨者也亦不敢更費辭說且既往得失只可付之後世而已要非今日之所講也如何

與懷川

乙卯以後往復

竊念大臣被罪恐當念愆省咎唯積至誠以祈感回

而已夔夔蕩蕩二句程子論周公處變之道者極好
潛玩老臣之於少主尤不可不體念也竊承前冬
以來書辭詩句之傳於人口者辭氣之間類多不平
之發而於凡凡氣象似未留意不審內省及此否從
前積漸每在於此等處恐不可以氣稟學問之小疵
而不加點檢也前日請禁禱病者後聞長城文見誚
以情外遂不敢輒復有言矣右事亦略驗矣而私憂
過慮又不自勝蓋非但恐於道理或有未盡抑恐重
觸讒鋒益促禍機今雖已晚不敢終默僭易之罪有
不暇避伏乞默加財擇而即付丙丁幸甚

乙卯六月十七日

懷川答書曰別紙甚荷但以大臣見處則前日未
嘗以此自居今日只一上舍生矣有何周公潞公
勢位也此則比擬恐不倫也所謂不平者見於何
等文字如蒙指示可以改悔矣第氣質之偏終有
所難變者非獨今日常時發於辭氣者每不免衝
口而出此等處朱夫子既自以為不是則後學何
敢慕效而以鹵莽學問之力欲變其所偏無異於
杯水車薪之救也自悼而已○周公大聖人也且
其所遭既與今日略異謂周公自為而且其譏發於同氣又有二
公在猶可諉世道而安於避處矣今日之勢果與

此同乎否乎今日與朋友屋下私談未嘗不以世道爲言者實坐讀宋書而不讀他書故也朱子嘗答避禍之說曰竊恐草藥煅煉無性救不得病也又曰使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又曰胷中勃勃今以左右之言觀之則其不夔夔也淡矣其爲不平也抑又甚矣愚之自少所學者如是故不敢自愛須臾之命而或發於親舊之間者頗有觸諱者然親舊之不知隱而傳泄則非愚之所知也○家弟奉誚不勝驚訝也渠昨朝略歸非久當還還則當問之耳右事略驗之諭心竊哂焉自其

人唱爲俚主貳宗之說愚則知有慘禍不翅若火而言之於儕流者甚詳吾友亦豈不耳熟乎如黃輩極力救護助成其勢至於今日而後始謂之巨奸愚竊笑之以爲其人今日之事實踐其前日之言何待於今日而後始知其爲巨奸耶其人旣以此四字爲好題目則更無餘地矣其有今日之禍自然如衝砥柱絕呂梁而到海矣顧何待於儒疏之激乎吾友尚以今事歸之於儒疏而不歸之於其人之宿心徒知高說之略驗而不知鄙說之大驗若然則餘干之死不由於侂冑宗戚之說而由

於二呂之疏也寧有是理○其人非斥朱子己有成書愚嘗不量其力極力攻之聽之者反以我爲怪如若友則只曰戒之而已何必攻之愚曰戒之不聽故不得不攻耳昨聞光城入侍時其人請曰朱註不必讀又曰讀書不必多今茲士禍視此稽天之禍則奚翅小事適其時光城入侍故出言而憤歎若其渠輩同入之時如此說話何限而人不得而聞之耳○當初其人因禮論倡爲子可臣母之論而著爲成說自是坤道配天之尊陡覺其輕損矣至於 榻前又發牝雞勸照等語自是之後

其徒相繼侵侮至使 慈聖有閉口將死之教爲臣子者誰不欲刎剄抉腹不欲聞此 教哉而渠乃揚揚自得攘臂當道天下古今安有此等事哉故愚則甘心罪死無一毫憾恨之意也○吾友旣以相愛之心見教銘感深矣亦何敢有懷而不盡也朱夫子與人書曰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自有此事以來竊聞於往來遊談及書札之間則左右於邪正之間一未有明白語句每有恐或觸傷其人之意此雖盛德深厚不露

明齋遺稿 別卷二
圭角之致而士友之疑則已不少矣不獨士友疑之於拙者之心亦不能釋然也竟陸夫夫聖人猶以爲未光况初不夫夫乎○又有一事貴家中表諸人乘時醜詆更無餘地而其中竹林院享其時左右不爲進參耶任其肆頰無所開說其他又何言此則愚昧者所不能曉也
乙卯七月

答懷川

前書所略效者非不知有晦翁諸訓近來尤繙閱此等說話輒爲之三復矣只以愚慮過憂或於辭氣之間有些未暇於省察者因書仰及矣伏蒙俯賜開示

仍加警策悚仄雖淡忻感尤至不覺此身之遠於函丈也至於所論鄙說大驗之語竟陸夫夫之戒令人惘然不知置對其人之敗露到今已無餘地栗翁所謂以先見之明含笑入地者正門下之謂矣尚奚待於謂之大驗而後驗耶與彼本無竟陸之感前日云云者只是云云於門下耳今日亦奚待於夫夫而後決耶况所謂恐或觸傷其人之語則情外之情外也只是橫流之禍無所不及而獨此苟免偃息圭竇自顧疚惡人豈相恕然從容其間之計則非素心之所存也然於門下若無前季以來往復之事則有何悠

悠多少說話而初緣妄作輾轉至此至於今日猶致門下未明邪正之疑此實昏昧之罪也咋指自訟奈何奈何中表醜詆之教豈指坡門事耶此則非拯之所能知也至並舉清州池家事以爲廢父則其無識可知何足挂齒牙間耶竹林院享拯則病未能一進參矣未知有何說話云耶只從弟播以有司往來云有言院田事者此則擬逢殷甥輩審其曲折而已無他話端矣種種築碁令人惶恐如此分踈於紙墨極知曉曉之可羞而拯於門下不知何故有此間阻况蒙不彼賜教縷縷安敢苟避煩擾而不盡衷曲哉只

恨無由躬進面暴多少耳別幅中二段說昨因金相謫行始得詳聞此豈獨爲今茲士禍而已哉所謂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以禍人國家者每讀之未嘗

不咄咄也

乙卯八月六日

昨上謝書計已關聽否適值病苦傻又甚遽不得盡下懷淡恐辭未達意又添罪郵也竊謂今日之事到此地頭向前云云之或淺或淡或輕或重直是既往之一閒說話耳不料門下之疑於此尚未釋然也拯自去夏以來自取唇舌無所不至而只守無辨二字終不敢向人開口至於昔賜別紙使殷教來示者末

日齋遺稿 別卷二
端一轉說似有所指而亦不敢請問者非但不欲瀆
撓亦謂區區本心久後必蒙門下之恕諒耳今者乃
復以不能無疑見教則拯尚復何說也夫執疑心者
來讒口不獨君臣爲然親戚師友之間亦莫不然今
遊門下而不悅於拯者固多矣疑之不己必擠之擠
之不己必陷之此薄俗之常也屏蟄微蹤不齒人事
而不知不覺置身於如許之地拯之迷昧之罪可勝
自訟耶在拯之道唯當杜門咋指羞媿以死而先人
所常奉規於門下以爲加膝墜淵未免太過者猶欲
更爲門下誦之僭瀆及此惶慙靡容

乙卯八月
十九日

答懷川

懷川書曰承拜復書開諭諄復第猶有所未甚相
悉昔豐祐時如程夫子言行豈是己甚而致亂者
然而猶不得免焉則是陰陽相戾自然之理也惟
范忠宣持論苟偷故朱子斥之以陰爲自全之計
至於程蘇各立之際范淳夫不斥東坡於當日而
言之於數年之後則朱子亦以爲可惜夫陰陽邪
正之際不可不嚴且截也吾友已酉秋聽其人之
奠誄則不但忠宣之苟偷淳夫之不言而已故其
人每有稱引之語而又嘗以爲牛溪子孫頗與我

相同如此則竟陸之感何可謂全無也昨聞坡山後裔得其人提舉則其言似不虛矣輾轉相說則貴宗恐不免後世之議也且正淳爲沈繼祖之聯袂則朱門人不能無言而朱子有彌子瑕子路之諭若使正淳無明白自立之實則其見斥於朱門也決矣今左右一不幸而與其子聯袂再不幸而子恕又與其倉奴聯袂若無子路正淳之樹立則終難免見疑於人且愚之如此勤勤非但鼎魚之更無所畏實以今日無以世道自任者故不量其力之微碎其罪之重荐如是苦言於知舊之間如

子仁者守朱子之餘矩便有擔當底意思則如我將死者固當緘口結舌以待刀鋸之至而已何苦嘵嘵若是竹林事前書不詳以致左右之燕說可歎蓋坡生以爲竹林重勅時變易牛粟兩先生位次以此爲愚之一罪案其日左右實與執俎之列必知其不然故前書及之耳○今日朴憲嗣基之論雖極兇慘然皆是貳宗卑主之註脚其人包藏禍心自初如此而竊聞彼中皆以爲疾之已甚而致亂此甚不思之言今當以胤甫爲正矣乙卯八月十八前日所仰復病苦優遽辭未達意方悚息以俟伏蒙

勤賜開諭不翅提耳感幸不已然所謂已甚致亂者未嘗與人說道而下教如此始知居其室出其言而千里之外應之者非虛語也誠之不可揜如此而世之人欲以厚貌淡心謂可以欺人以及後世者豈不多見其勞且拙耶蓋竊聞門下之與人書語及先人曰使某若在以爲如何云故拯輒與弟輩語之曰先人而在不過以爲當時豈料其至於此極也云爾寧有私吝之意然先人固以其托相門而逞私見爲失身至以處子倚市屠門誦佛斥之矣今日之所倚托者不但相門而已則先人之言亦不可謂不先驗也

拯又曰使先人復於門下則固當以看人不破輸一著於門下而其於門下自反之道則恐當以已甚致亂之訓自咎然後方可厭於人心耳蓋以彼之禍心一踐其言之後則門下雖不欲自居於先見而人自歸之所少者引咎一節耳未知此語獲徹於門下否耶然昔晦翁之論元祐粟谷之論己卯未嘗不以已甚之說爲不韙以爲責君子苛而恕小人厚與奪之間凜然森嚴每讀之爲之三復矣今亦何敢輒犯先賢之戒自陷於邪詖之流哉然以胤甫爲正之教則抑恐未安以己卯比之胤甫卽奇子敬韓恕卿之徒

耳靜庵則似不如此矣使松齋僂能殺袞則不得逞
兇而徑斃在袞豈不爲大幸而然平心而觀理則松
齋之峻激與陰崖之平正未知孰合於道也耶蓋致
亂之後則以亂者之罪爲重故不可以嫉之者爲甚
致亂之前則或有弭亂之道故獨著己甚之戒聖人
之訓晦栗之論各有攸當不爲以此耶未知門下以
爲如何竟陸之諭重蒙勤諭引之於受奠之實則固
無所逃責矣若坡鄉事則非拯之所能爲也蓋其初
金一光與李檀相攻擊而不免侵犯於師門云則所
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第金己以去夏逝去平日

不讀書少見識其餘諸少皆不能爲有無者而其中
成至善一人則應同拯之竊歎故置之於不足責之
地矣初不料其至此之大也竹林換易位次之說實
未曾知昨因人聞之以爲非但無其事設令有之先
賢高下自有士林公論自從祀疏以來己以栗谷爲
首而牛溪次之則子孫安敢置私意於其間耶其無
識尤可駭也然此等言語何足爲門下之病耶切祝
棄瑕藏疾俾之悔改於盛德大度之中幸甚爲其人
提舉者近久不聞都下消息未知爲誰而驚怪則淡
矣聯袂之說方欲引以自解矣先蒙提起還可一笑

月齋遺稿 別卷二
樹立之實則何敢自擬於古人亦何可取必於然諾耶而然彼聯袂者果干我何事耶此則拯之兄弟雖無狀自量或不至為朋友之所疑也未段所教擔當之責豈微分之所敢及不勝惶仄然今日之義只合閉門斂迹潛究勉行要令此箇氣脉不至斷絕而已區區所望於門下者亦只在存養益厚省察益密怨尤之私不形於言色克復之功無弛於顛沛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則所謂壁立萬仞者即此而在而所謂為世道計者未必獨在於到底說破脚出着伸之情狀以益觸讒鋒而挑禍機而已未知門下以為如何

答懷川

炭坊事 往復

多少誨諭不勝感悚第恨不得於伊時面奉箴砭也炭事拯實記取問對之語矣進拜之日蒙教曰子未能救次仁乎拯對以不能次日又教曰子亦失先法矣蓋以不能忠告於次仁也拯對以言不見信故不能復言矣前後說話不過如此絕不絕之言實未能省而今下教纓纓至此不知所諭也此事有何曲折只是如右而已前車之諭未知指先人而發耶既絕依違交病相礙等語皆非先人心事此則昨已面彙謂已蒙釋然而今又如此實不勝慨然之至

丙辰四月十日

下教所謂義理講討不計物我惟以得當爲至者誠
不勝追味而感歎也師生朋友之際捨是道宜無他
焉其不能者實無爲己得當之誠心故常爲克伐掩
護之私意所蔽拯雖不敏敢不服膺至於滴水滴凍
之諭亦正是拯之學而未能者尤切悚惕第於此事
則不無更容商量者未知以爲如何

四月

次仁前秋來過其自是之意與往拜門下之時何異
然至於洩言語落怨讎負人挑禍之事則渠雖無狀
豈至於此在拯與門下俱有一家情義借使渠真有
此罪猶不宜出此惡聲况未必真有則豈但渠之不

幸而已私心如此不敢不陳伏未知以爲如何

戊午正月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二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二

